

湘粤边界土话的浊声母类型分析

刘祥友 董瑶

（湖南城市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湘粤边界地处两省交界处，人口混居，方言混杂。受人口迁移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湘粤边界土话语音系统中也呈现诸如浊声母基本清化，清化后又分为送气与不送气等等多种类型的特点。

关键词：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浊声母

DOI: 10.12184/wspcyx2WSP2516-415518.20220609

一、引论

湘南、粤北地区为两省交界，复杂的地域和人口居住环境导致两地土话方言的混杂，由此使得土话的发音及类型也逐渐发生变化，语音中浊声母演变至今，既有清化也有保留。从语音方面入手，通过对湘粤边界土话的语音特点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两地浊声母类型的演变及特点，比较其间不同，这对湘南、粤北边界土话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如汉语方言中浊音类型的问题。

二、湘南、粤北土话浊声母的今读特点

（一）湘南土话浊声母的今读特点—清化后声调分阴阳、有送气与否的区分

湘南主要包括郴州、永州和衡阳地区，在历史上都属于衡永郴桂道、衡阳道和湘南行政区，在地域上与广东省、江西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相邻，包括如永州市所辖的道县、宁远等县区及郴州市以下的汝城、嘉禾等县区，其中在地区内相对于当地官话不同的语言便统称为湘南土话。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的说明稿中，“湘南土话”作为特指术语首次出现。根据图集所述，谢奇勇在《“湘南土话”研究概述》（2005）中推析“可见‘湘南土话’就是指湖南郴州、永州两市境内同时用西南官话、土话作为交际语的‘双方言’区的有待深入研究的‘土话’。”下文内容所描述的特征，无论是湘南土话还是粤北土话，都是基于方言点之间共同的特点，其他由于地域分布及地区民俗习惯所造成的微小语音差异不单独列出。

学界研究针对湘南土话中浊声母演变后读音的描写最显著的特征为：浊声母声调在今读中分阴阳且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这一点在各类研究成果中都有清晰的描述。如：彭美娟在其硕士论文《湖南道县寿雁土话词汇研究》中以寿雁土话中的词汇与普通话中的词汇作对

比，分析了寿雁土话的语音系统中声韵调的特点。文中指出寿雁土话全浊声母在声调上“古平声、去声清浊声母字，今读各分阴阳；古上声清声母和少数次浊声母字今读上声，多数次浊以及全浊声母字今读阴去。”同样，郭艳辉在《湖南道县仙子脚土话词汇研究》中选取道县仙子脚土话为代表，其中描写的道县仙子脚土话浊声母声调今读发音特点与寿雁土话也趋于一致，即：清化后的古平声、去声字，在今读中分阴阳；部分次浊及全浊声母字今读阴去。陈立中在早期研究《试论湖南汝城话的归属》（2002）中以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知组与端组的分混等等为根据，比较这类语音特征在汝城话（以明镇土话为代表）和汝城客家话中的不同。研究指出，在汝城话中，中古全浊声母如今都已经清化，有送气与否的区别，如：古並、定母字今读大多读为不送气清声母，其他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则大多为送气清声母。刘祥友在《湘南土话语音的历史层次》中也有指出，湘南土话中的古全浊声母今读演变特点可大致分为蓝山县太平、宁远、江永城关、道县小甲等地的基本清化和遂宁关峡、东安花桥、嘉禾坦平等地的部分保留古全浊音两种。《湖南道县官话语音研究》（蒋毅竹）从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入手将道县官话与地方土话进行语音的对比分析，得出在道县土话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已清化，今逢塞音和塞擦音时平送仄不送”。而浊声母清化后的区别主要在于送气和不送气。研究还指出“寿雁平话和仙子脚土话的古全浊声母，基本上是不论平仄，都读不送气清音。小甲土话古全浊声母中的並、定、群母字，大部分是不论平仄，今读不送气清音。而古从、澄、船母字，大部分是不论平仄，今读送气清音。”后又通过例字及例字的调值调类的表格对比得出道县土话浊声母今读总体特点：在古全浊声母中，道县土话不论平声或仄声，皆为不送气音。如：在精见组中，道县土话大多读 [tɕ]、[c] 等，个别为 [t]，疑影母中则全部读为 [Ø]、[ŋ]、[k] 声母。与以上特

点相近的研究成果还有王颖的《湖南省宜章县栗源镇土话语音研究》(硕士论文),也说明了栗源镇土话中的古全浊声母今发清音的演变特征“今逢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一般都读送气清音”。但在栗源土话中也存在部分仄声字发不送气清音。如並母中的步、败、抱等,浊声母清化后读[p];澄母中的澄、赵、郑等字的声母又分别读为[t]、[ts]、[tɕ];从母中杂、皂和静、聚等,分别读为[ts]、[tɕ]。声调方面总括为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平声又分阴阳,栗源土话中古全浊声母声调今读发音情况为“古浊平声基本归为阳平,全浊上声基本归阴平,古全浊入声主要归去声,部分归阴平,部分归阳平。”研究还将栗源土话与宜章大地岭土话作对比,得出清化后的全浊声母在大地岭土话中“除並、定母以外的其他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声今一般读送气清音”。同样将土话与普通话语音系统做对比的还有李益的《湘南临武土话音系特点》(2010),文中将临武土话的语音系统与普通话系统做比较,总结得出临武土话中的浊声母在清化后与普通话不同的是“临武土话古全浊並、定母字今读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多读不送气清音。”如:临武土话中的並母字婆[pu]和部[pu]、定母字中的抬[ta]和逃[tau],与普通话中的婆[p'o]和部[pu]、抬[t'ai]和逃[t'au]之间的发音都有所差别。黄红英在《湘南蓝山竹管寺土话音系》(2017)则以竹管寺土话为对象,对其语音系统进行全面描写研究得出:在蓝山竹管寺土话音系中无全浊声母,全部清化。声调上“全浊、次浊上声基本归阴去,浊入归阳去。”与普通话中古声调“平送仄不送”不同的是:竹管寺土话清化后的古全浊声母在今读中不论平仄,都发送气清音。如:并母,为双唇不送气清塞音,贫[pin³¹²]、病[pi⁵¹]、便[pi⁵¹]、病[pi⁵¹]等;又如:群母大部分今读为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剧[tɕi¹³]、裙[tɕin³¹²]、忌[tɕi⁵¹]等;定母字大部分今读为舌尖不送气清塞音,如大[ta⁵¹]、断[tu³³]等。

(二) 粤北土话浊声母的今读特点—基本清化、有送气与否的区分

粤北即广东省北部,其包括梅州、河源、清远、韶关、云浮五个地市级所辖范围。粤北地区处于湖南、广西、江西以及广东四省交界处,汉语方言混杂。粤北地区主要为客家人聚居,因此到如今仍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以客家话为母语,同时也存在除客家话外的粤北土话,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称为“韶州土话”。同样在粤北土话特征的阐述中也是以普遍、突出的特点为主,部分因地域、社会习惯而形成的语音特点不单独提出。

同样,早期对粤北土话语音的分析较多的是土话片的单点研究。如,张双庆《乐昌土话

研究》(2000),以乐昌为粤北土话代表,选取长来、北乡、黄圃、皈塘以及三溪五处方言,对其土话中的语音系统进行声韵调三方面的全面探究,描述分析了乐昌土话的语音特点。全浊声母今读一律为清音,清化后的浊声母根据方言点的不同送气情况也不同。在黄圃、皈塘、三溪三地,清化后的古并、定母不分平仄,古全浊声母今读一律为不送气音,其余两地土话中除常用浊上字读送气音外,其余一律读不送气清音。庄初升在《连州市丰阳土话的音韵特点》(2001)则选取了连州市丰阳土话为代表,分析了丰阳土话的声韵调的特点。丰阳土话中包括声母20个,清化后存在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其中古並母、奉母以及定母发不送气音,如肚[tu⁵⁵]、饭[pa²¹],其余全浊声母一般都发送气音,如[ɣaŋ³¹]、椅[kei⁵⁵]。声调读音方面,全浊上声字呈现文白两用的特点,口语中依旧读上声,书面用语则为阳去。邹小玲《粤北连州沙坊话音系》(2016)选取粤北连州沙坊土话为代表,描述其语音系统,同时以古音和今音作对比,归纳土话声韵调系统中的发音特点。其中古浊声母全部清化,有送气与否的区别;今读塞音的全浊声母除並、定母不送气外,其余一般都为送气清音。李冬香的《粤北乐昌廊田土话音系》(2011)以粤北廊田土话为代表,分析描述了其音系状况,声调上中古入声归阴平,全浊上归去等等。又呈现古入浊声母今归阴平,全浊上、次浊上归去声的特点。其在《粤北犁市土话音系》(2013)里则描述了犁市土话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送气情况是以声纽和声调为条件的特点。而早期对粤北地区土话的语音特点有综合分析的典例为林立芳、庄初升的《粤北地区汉语方言概况》(2000),其中选取了粤北地区十五个方言点,分析语音材料,描述了粤北土话在声母方面的共同特征。古浊声母上声字今读分阴阳,如百顺、乌迳地区发阴平音,其余地区则发阳平。清化后的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地区不同送气情况也不同,如长江等地今读塞音、塞擦音不分平仄发送气清音,部分地区与之相反,如雄州不分平仄一般为不送气清音。

三、湘南、粤北土话的浊声母类型分析

(一) 湘南土话的浊声母类型分析

在湘南土话的语音系统中较突出的特点是浊声母的清化,甚至多数地区全浊声母消失,声母不论平仄一律读为清声等特点。以下就这一特点对湘南土话浊声母类型的演变及特点加以阐述。

根据湘南土话浊声母今读的两个特点又可将浊声母分为不同类型,如:唐伶的《永州南

部土话语音研究》中,描写了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的共时特点及历史演变,得出永州南部土话整体呈现出的共同特征即古全浊声母全部清化,同时较为全面的描述了永州南部地区土话中浊声母演变后的特点,以送气与否为界将清化后的浊声母类型分为不送气音和有条件送气或不送气音两大类,又从其中总结小类。以上多为对湘南土话点的个别研究,而对整个湘南地区土话的语音系统有较全面综合的分析总结的研究成果有刘祥友的博士论文《湘南土话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中摘取湘南土话片各代表地区江永、资兴市南乡土话以及嘉禾坦平土话等共二十处方言点,对其声韵调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分析。除东安花桥、嘉禾坦平土话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古全浊声母外,湘南大地区土话中的古全浊声母都已清化。以地域为划分依据,通过古浊声母仄声今读例字表归纳出九类湘南土话浊声母的演变类型:东安花桥型、冷水滩岚角山型、江永城关型、新田南乡型、桂阳流峰型、宁远东路平话型、宜章赤石型、江华寨山型、道县小甲型。

(二) 粤北土话的浊声母类型分析

粤北土话中较突出的特点即浊声母的清化及清化后今读塞音、塞擦音时送气情况也有不同,与湘南土话有共通之处。以下就这一特点对粤北土话中浊声母的演变类型及特点加以阐述。

较早的对浊声母演变的专门研究属庄初升和林立芳的《粤北土话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的类型》(2000),研究中选取了粤北10个地区共24个土话点的材料,分析总结出粤北土话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的五种类型。在粤北土话清化后根据送气与否及塞音、塞擦音的发音情况可分为五类,分别为不受声母和声调影响,一律读送气类,如韶关老城区和仁化县长江话;不受声母和声调的影响,一律发不送气清音类,如城关雄州话;受声母和声调影响的並、定、澄(塞音)母的常用上声字和其余全浊声母一般发送气音类,如乐昌市南部土话;受声母影响的除古並、定、奉母外,其余全浊声母和澄母今读一般都为送气清音类,如乐昌市北部;受声调影响仄声送平声不送类,如南雄百顺话。李冬香在《从音韵现象看桂北平话和湘南、粤北土话的形成》(2006)中通过三种方言语音系统的全面对比,得出相同特点: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或塞擦音时,不论平仄一般发送气音,如湘南土话中的流丰、蓝山等土话及粤北土话中的韶关老城区等土话。《粤北犁市土话音系》(2013)李冬香在其中描写了粤北犁市土话的语音系统,并归纳其声韵调的特点。声母方面以声纽和声调为前提条件,粤北犁市土话中的全浊声母今读时遇塞音、塞擦音送气与否的情

况也各不相同,可分为今发不送气音並、定、澄(今读塞音)平去入声字一类;今发送气音从、澄(今读塞擦音)、崇、群母一类;以声调为条件的口语中常用上声字为送气音,非常用为不送气音共三类。这一点在其《粤北乐昌廊田土话音系》(2011)中廊田土话也有体现。

四、复杂的语音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综合各类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造成湘南、粤北地区古全浊声母今读清音以及清化后所显现出的不同特点而呈现的不同的浊声母类型,最突出的原因是人口迁移以及方言间的相互影响。

曾献飞在《湘南、粤北土话古全浊声母送气/不送气成因初探》(2005)中将湘南、粤北两地土话中浊声母清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解读,指出由于湘南地区存在大量江西移民,移民所说的客赣方言最主要的特征又是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声,皆读送气清音,处于多省交界处的湘南地区几种方言混合同时又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清化后所显示的特点。欧阳国亮(2011)描述了桂阳土话中浊声母三种清化类型后,进一步分析了形成此种特点的原因,指出桂阳地区所居住的人们大多数为移民后裔。由于人口迁移从各地聚集起来的人带来不同的方言,互相交流接触、语言长期混杂从而奠定了当地土话形成的基础。王颖(2018)“实际上,栗源土话中古全浊声母今不论平仄一般读送气清音这一特点符合赣语的特点。”也可推断出湘南地区土话今呈现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来方言的影响。最新研究还有尹凯的《从古全浊声母的读音层次看湘南土话的性质》(2019),尹凯根据赣方言和客家话中全浊声母清化后遇塞音和塞擦音读送气声母的特点,在文中提出因郴州与客、赣方言区临近,与方言区内人们的交流较为频繁,几种方言间的接触导致具有另外一种方言的特点的可能性。

除以上研究所指出的人口迁移的原因外,对于古全浊声母清化后的音变特点,刘祥友(2008)指出“影响的主要因素是语音的发音机制和语言的语用机制”,后又在《湘南土话古全浊声母音变现象探微》(2009)里从“发音原理、清化时间、方言接触”三方面做出了详细介绍。与之相似的还有陈琼在其硕士论文《湖南东安石期市土话语音研究》(2012)中,以古今声韵调系统特点的对比,总结得出东安石期市的古浊声母今大多读清音,清声母大多读内爆音。后又分析了浊声母清化的两个原因,即:人本身语音的发音条件(结合朱晓农所揭示的浊音发音的机制得出浊声母不易发音亦难维持,从而清化缩小发音难度)和语言的语

用规则(依据徐通锵的观点,总结得出“浊音清化是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和人的自然惰性之间冲突的结果”))。

总之,粤北土话中浊声母的演变最主要的原因是移民及周边方言的影响,这一点同湘南土话也有共通之处。

早在1999年庄初升在《粤北土话中类似赣语的特点》的研究中,就从小称、语音、词汇三方面将粤北土话与赣语作对比,分析出粤北土话中与赣语相似的特点,指出两种方言中的某些相似点是有着自历史渊源,“历史上江西中部、北部和东部赣语区的人民迁入粤北,是造成今天的粤北土话与赣语有着某些共同特点的根本原因。”粤北土话中的各方言小点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移民迁入的影响。

李树俨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与湘粤土话研究》中提出湘粤土话的形成与早期的江西移民有关。同样,其在《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述评》(2001)中也说明了其他的可能性,李树俨在文中指出古全浊声母的演变方向是逐渐清化,演变后所呈现的不同发音特点是受声调、发音方法等的影响,“这些变化都应当看成是方言内部系统调整和自身演变的结果。”

《从音韵现象看桂北平话和湘南、粤北土话的形成》李冬香(2003)“……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形成是不同时期的历史移民不断沉淀以及同当地土著民族互相影响的结果。”

粤北地区为四省交界处,处于湘南核心地州市级的湖南郴州市和永州市则与粤北于其北面接壤,因社会的变迁导致的人口迁移、交流接触,使各地区的语言、风俗等各方面也出现碰撞而互相影响。综合来看,这些影响也使得湘南、粤北地区浊声母的演变存在相通之处即浊声母的清化。清化后也有送气与否的区分,或不平仄一律为送气音,或逢塞音、塞擦音又有不同的送气情况。如上文提到的李冬香对桂平、湘南、粤北三个地区的对比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即在古全浊声母今读遇塞音或塞擦音时,湘南部分地区土话与粤北部分地区土话的发音特点是相同的。早在1999年,庄初升在其《粤北土话中类似赣语的特点》中同时提出“……我们有理由相信粤北土话和湘南土话实际上是连成一体的。”李如龙在《论混合型方言兼谈湘粤桂土语群的性质》(2012)也提到罗昕茹就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中的词汇作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湘南与粤北西北片土话可以看成同一种土话。”

参考文献:

- [1] 庄初升,林立芳.粤北土话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的类型[J].语文研究,2000(02):48-53.
[2] 林立芳,庄初升.粤北地区汉语方言概况[J].方言,2000(02):126-37.

[3] 唐伶.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2005.

[4] 陈琼.湖南东安石期市土话语音研究[D].湖南大学,2012.

[5] 蒋毅竹.湖南道县官话语音研究[D].中南大学,2012.

[6] 李冬香.粤北犁市土话语音系[J].方言,2013(04):369-84.

[7] 邹晓玲.粤北连州沙坊话语音系[J].方言,2016,38(04):496-511.

(作者简介:刘祥友(1968-07),男,汉,籍贯湖南省长沙浏阳市,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方言,对外汉语教学。

董瑶(1997-05),女,汉,籍贯湖南省益阳市,本科,初级,研究方向:语言学。

基金项目:2019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一类型学视野下的湘粤边界土话的比较研究19A089。)